

汉字概要

沈 宽 编著



上海書店出版社
SHANGHAI BOOKSTORE PUBLISHING HOUSE

汉字概要

沈 宽 编著



上海書店出版社
SHANGHAI BOOKSTORE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汉字概要 / 沈宽编著. —上海: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17. 4

ISBN 978-7-5458-1400-2

I. ①汉… II. ①沈… III. ①汉字—研究 IV.
①H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325592 号

责任编辑 杨柏伟 邢 侠
装帧设计 沈 宽
技术编辑 吴 放

汉字概要

沈宽 编著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o)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

上海丽佳制版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10×1000 1/16 印张 10.25 字数 80,000

2017 年 4 月第 1 版 2017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458-1400-2/H·25

定价 30.00 元

《汉字概要》汇集着作者长期沉浸其间所积累的心得体会,既是了解与考证印学艺术发展轨迹的一部学术综合性、教学实用性与艺术欣赏性兼顾的专著,也为在印学领域中从事艺术教育、收藏鉴赏及其爱好者,提供一本不可或缺的专业参考读物。



陆康题词



张森题词

序 言

当今，汉字学已随着国学热而日渐兴起，各行业说字解文之活动亦方兴未艾。汉文字学是一门历史悠久，与传统诗词、书法篆刻等学，既互相融合又各自独立的专业学科。很难设想，一个对汉字的笔画与构造没有基本概念、或对汉字独特美感没有真切感受的人，能够进入书法和篆刻领域，从事与汉字相关的艺术创作，或者欣赏与此相关的艺术品。

书法篆刻都以汉字为载体且一脉相承的传统艺术，无论学习、欣赏，还是研究书法篆刻者，都始终离不开汉文字；而汉字则是金石篆刻研究与实践的基础之学，汉字之学在书法篆刻艺术中，同样也始终起到不可或缺的引领作用。然而，目前书法篆刻领域中的不少艺术家，却往往经常忽视汉文字本身的种种客观规律，在创作过程中缺笔增画、生造杜撰、繁简混杂等现象并不少见。如果长此蔓延，将会对艺术与学术之交流，产生以讹传讹的不良影响。

沈宽长期沉浸其间，在完成《印学概要》的基础上，又将关于汉文字学的相关基础知识，汇编成《汉字概要》。两者既是相互关联的配套之作，也均是入门国学的辅导读物。本书为《印学概要》的姐妹篇，两者具有可分可合的关系。分而观之，两书的内容都自成系统，体现了汉字与刻印的学科独立性；合而观之，本书又是阅读《印学概要》的基础，与一般的文字学知识介绍类读物不同，其内容的选择

和组织,如介绍汉字的起源与形成、发展和流变,以及与识字相关的基础知识等,都充分考虑到从事书法与篆刻的实际需要。

沈宽自幼即喜好书法与刻印,且深究说文解字及六书之学。稍长,又先后得到掌故学家郑逸梅、文字学家胡吉宣,以及历史学家范祥雍、陈奇猷诸老之指点。他的自学成果,多次应邀参加首届安阳国际殷墟(甲骨文)笔会暨学术交流,中国中文信息学会汉字编码专业委员会成立暨首届学术交流,以及全国汉字识别学术交流会等活动。所作汉文字学的相关论述,曾在上海师范大学、厦门集美大学和台中东海大学等学报刊发,其《从陶文看汉字之起源》一文,则被中科院历史所主编的《甲骨文献集成》(第33卷)收入。

《汉字概要》之特点在于探本溯源、宏微兼顾、通俗易懂和简单实用,内容包含“汉字初阶”、“认字基础”、“识字实例”和“汉字古迹”等方方面面,其中不乏精彩独到的见解,如“聿笔源流”、“木易非杨”及“家中豕亥”等论述,都是作者长年深入关注、潜心钻研和锲而不舍之积累所得,均值得汉字研究及语文教育学界引起重视,也为广大书法与篆刻初学及爱好者提供了一本不可多得的专业参考书。往昔,著名金石学家马国权先生,曾书题五绝云:“欲作金石字,宜有金石气;古今迨一炉,此境亦不易。”我亦颇有同感,并引此以飨广大书印同好者。

华东师大方智范于沪上桂韵书屋

目 录

序 言

汉字初阶

汉字起源形成/3

汉字构造分类/7

汉字改造方法/11

汉字初学举要/18

认字基础

汉字组成要素/33

汉字变化形态/44

汉字部首析要/57

汉字演变释例/65

识字实例

汉字的数量/81

启蒙识汉字/84

认笔解汉字/89

分类辨汉字/94

汉字古迹

原始符号择要/105

商周文字择要/108

秦汉文字择要/128

三国文字择要/149

后 记

汉字初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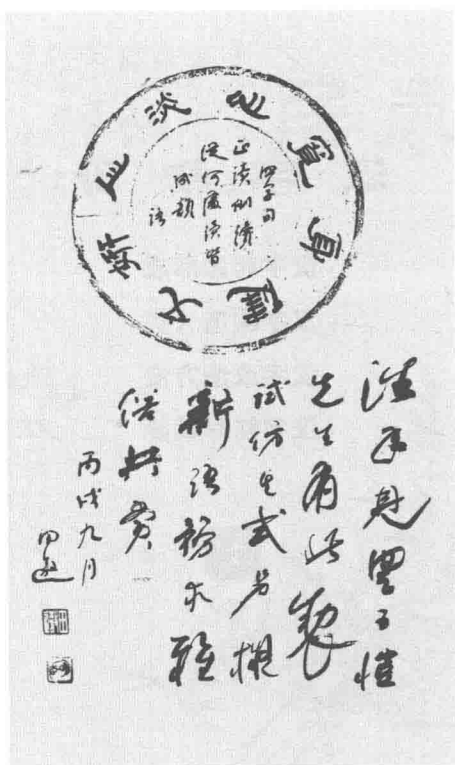
汉字起源形成

汉字构造分类

汉字改造方法

汉字初学举要





田遨题铭

汉字起源形成

我国的汉文字是属于表意体系中一种代表音节、方块形状的语言符号,即由笔画为基础、与单个语词联系所构成特定的音、义结合体。关于汉文字的起源,历代各家各派众说纷纭,但主要是“结绳演化说”、“仓颉创造说”和“图画脱胎说”等。探索他的过去,有助于把握今天,以及推测其未来。

传统说法慎思考

“结绳说”最早见于《易·系辞》,郑玄在《周易·注》中说:“结绳为约,事大,大结其绳;事小,小结其绳。”自东汉以来,不少人提出这一主张,如“文字之作,肇始结绳”(朱宗莱《文字学形义篇》)。

“仓颉说”的产生,始见于荀子《解蔽》云:“好事者众矣,而仓颉独传者,一也。”《韩非子·五蠹》曰:“仓颉之作书也,自环者为之私,背私为之公。”李斯《仓颉篇》则谓:“仓颉作书,以教后谄。”

“文字画”的提法,沈兼士先生认为,是以“一种粗笨的图画来表现事物的状态、行动并数量的观念”(详见《文字形义学》)。近来,各家一般也都倾向于此说。

契书本义再考察

“契”者，原始实物记事概括的典型。在甲骨文中，该字是由“丰”和“刀”所组合而成（见“甲一一七零”）。《六书正譌》曰：“象刀刻竹木以记事者”。亦作“挈”、“𢇛”、“𢇛”等，可能因为“契”是由人（“大”者，象人形）用手刻木“孳乳”而产生的，后来又通假为从“金”的“𢇛”、从“禾”的“稷”，以及从“木”、从“手”、从“刀”等，则更是汉文字发展进程中增繁的结果。如《诗·大雅·𪚗》：“我挈我龟”；又如《吕氏春秋·察今》：“遽契其舟”；再如《荀子·劝学》：“𢇛而舍之，朽木不折。”

《释名》诠释为：“𢇛，刻也；刻识其数也”。然而，《说文解字》所谓：“契，大约也”之说，则是它的引伸之意，并非本义。如《易·系辞》云：“书之于木，刻其侧为契，各持其一，后以相考合”；又如《老子》曰：“是以圣人执左契而不责于人”。《说文》“大约”之说是将“契”（刻划）之结果的名词化转移，其表意功能与“券”（凭证）相同。如《说文解字》：“券，契也……券别之书，以刀判契其旁，故曰契券。”

“书”者，早期图画记事进化的结果。《说文解字·叙》：“著于竹帛谓之书。书者，如也。”段玉裁注曰：“如者，从随也。从女、从口，随从必以口；从女者，女子从人者也”；王筠则认为：“书，从聿、者声。聿者，笔也”（见《文字蒙求》）。段的解释从语言书面化的角度，形象地描绘“书”的功能；而王的诠释则又从书面语言（文字语言化）运用的角度，明确地讲出“书”的来源。

其实，在甲骨文字里，本来就有由“聿”与“口”相组合的“書”字（见“存下七二三”）的形状，不就是“书”字“以笔代口”功能和特征的揭示？《墨子·明鬼篇》云：“书之竹帛，传遗后世。”《韩非子·安危篇》也有“先王致理于竹帛”的记载。由此

可见,以竹帛之“书”致理、传教于天下,由来已久。

“书”者,宛然由图画转化而来,“契”者,仿佛从记号发展而形成。“书契”之说是由两种异质而同类的成分并列组合而成。“书契”之说是由两种异质而同类的成分并列组合而成。

我国汉文字的起源与形成,就是原始时期,人们以简单的随意刻划——“契”,吸取和概括事物图形的典型特征——“书”,并且联结语词的形、音、义结合的统一体。关于汉文字成熟的过程,就是逐渐加强它的符号性、削弱它的形象性,以及增加其规范性和减少其任意性等实践的过程。

陶文先于甲骨文

仰韶陶文是我们目前所发现最早的原始材料。彩陶上面的那些刻划十分简略,虽然其中的含义至今还未能完全得到阐明。但是,它无疑已经是具有文字性质的符号,尤其是它同殷代的有些钟鼎铭文极为相似,因而更可以证明:那些符号“就是中国文字的起源,或者中国原始文字的孑遗”(郭沫若《古代文字之辩证的发展》)。关于它的年代,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用同位素碳十四测定为:距今6080年 $\pm$ 110年至5600 $\pm$ 105年(见《考古》1972年第1期)。

其次,姜寨等遗址出土的陶钵口上所发现的刻划符号,也属于这种典型的“记事性标记”,其图形化的特征虽然并不突出,但毫无疑问,也“是我国文字发展的渊源之一”(福建人民版《简明中国古代史》)。再者,我国大汶口文化和良渚文化等遗址所出土的类似陶器上面的刻划,它们同样也是我国原始文字的萌芽。总之,这类陶文都是先于甲骨文的实物资料。它们的相继问世决不是偶然,其中类似文

字特征的具备也不是巧合。

所以，“图形文字仅仅是局部保存下来的，并不是原始时期的”（详见唐兰《中国文字学》）。同时，商代的甲骨文“离文字初发时，已经很遥远了”（同上）。这样的提法，显然不是没有根据的。因此，我们决不能片面地认为甲骨文是我国文字的开端。

在河南安阳小屯村附近出土的殷墟甲骨文，虽然距今已有三千多年历史，但仍然属于我们目前所能够看到的最古老而完备、精致而丰富、最系统而有价值，更具有史料可佐证的文字。这些在龟甲或兽骨上所契刻的卜辞或与其有关的祭祀、征伐等以记事性为主的符号，即为盘庚迁殷到纣亡这二百七十余年间的遗物。它既是研究商代社会历史的重要资料，也是考证原始文字承上启下逐渐进化的主要依据。

在为数共计十万余片、单个总量共计三千多个的文字里，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出：简单、随意的记事性“刻划”正在逐渐地成熟。早期文字“图形化”的特征，以及后人所谓“六书”的现象都已经具备；严密而有规律可探寻的文字系统已经基本确立。而这一系统在晚商时期的出现和推广，尤其是“假借”方法的运用，及其在整个文字系统中的突出地位，均可以证明：必定是早已经历过很长时期的使用、发展和演进才逐渐形成的。

（详见《印学合璧》，文汇出版社，2013年，第一版）

汉字构造分类

汉语和汉字极富生命力的内在继承性是数千年中华文明持续繁荣发展的重要载体,也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语言文字之一。分析它们的形体构造,有助于把握其内在含义,以及了解它的分类特征和演变过程。

我国的汉文字由简单的标志(契)和形象的图形(书)综合而来,当书契成熟以后,显然又同原始时期的刻划与描绘有所区别。上古时期的文字主要有象形、象意所构成,而形声文字的出现,则是原始初文表音功能组合、演变的必然结果。

汉字演进的基本形式

象形文字,其或者抽象地指事,如:一、二、三、上、中、下;或者形象地指物,如“日、月、牛、羊”。最初往往是名词性的,隶属独体,或称初文,后来逐渐兼并、重叠和丰富起来,进而发展成为复合的。如“眉、包、巢”……(关于合体象形的标界问题则应另作讨论)。它们不但“视而可识,察而见意”,而且“画成其物,随体诘屈”(均见《说文解字·叙》),同时又皆名副其实。

象意文字(或称会意),是在象形文字基础上的进化和发展,占上古时期文字的主体。如戍,“守卫也”;伐,“出征也”。也有在初文上增加笔画的,例:天者,“头